

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
国家95规划重点图书

姜安/著

走出硝烟的女神



1948年秋，第一野战军部分身怀六甲的女军人因不便随大部
队行动，组成了一支特别的队伍——孕妇队。这支孕妇队由50名孕
妇、两个孩子、一名男性军医和一个警卫班组成。她们自1948年
秋至1949年7月，历时9个月，在队长陈大蔓的带领下，冲破敌人
的围追堵截，历经重重艰难险阻，终于走出战争的硝烟，胜利抵
达目的地。这时，50名孕妇全部安然无恙，同时诞生了50个新中
国的同龄人。而警卫班的战士，则全体壮烈牺牲。

人民解放战争雄壮辉煌的大背景，诞生、死亡、母爱、亲情
等，赋予这部作品以磅礴恢宏的气势和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作品成功塑造了战争年代我军女战士陈大蔓、冰姑、刘雪鸣、孙
志坚、梅子、苦女、小凤和警卫战士张虎、小宋等英雄群像。对
解放区人民群众白小、黑小和军医徐松妻子等人的刻画也十分感
人。作品既有史的浑厚，又有诗的情怀，人物的命运与解放战争
的历史融汇交错，休戚相关，语言朴实无华，具有强烈的文学魅
力。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走出硝烟的女神

姜 安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走出

姜安 / 著

硝烟的女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硝烟的女神/姜安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 12

ISBN 7-5033-1063-4

I. 走… II. 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 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5

字数: 434 千字 印数: 1—7000

定价: 29.00 元 (膜)



作者简介

姜安，生于辽宁抚顺，长在陕西。1969年入伍，197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现任兰州军区文艺创作室二级作家、甘肃省藏学研究学会理事、甘肃省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出版过《神秘的雪域达摩》、《在烈火中》等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五部；撰写电视文化片《从帐圈走来》等十二部；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中短篇报告文学、散文、论文等计200万字。其中，报告文学《两位父亲》、文化专著《弥漫在雪域的藏传佛教》和电视文化片《从帐圈走来》、《尼姑生涯》等分别被介绍、输出美、日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参加撰稿的电视文化片及中篇小说《远去的骑士》等作品，分获“全国骏马奖特别奖”和“全军新作品一等奖”等全国性奖九项；省级奖五项；《昆仑》等刊物奖五项；甘肃省社会科学奖两项。

作家小传被收入多部典集中。

纪 念

华夏大地硝烟散尽 50 周年

献 给

为人类和平而战的母亲们



第 一 章

这一切发生的那个年代，我——以及我的同龄人，
当时正孕育在母亲温暖的子宫里。

尽管，50年后大蔓阿姨向后辈讲起那段往事时仍毫不谦逊地宣称自己是“久经战火洗礼的女人”，但是在1948年的那个深秋里，当她自己身边行进着的那支军装一律用槐米汁染得黄灿灿的浩荡队伍中，发现一下子冒出来四五十名腹部凸起的孕妇时，仍然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惊！

那时，华夏大地战火正酣。公元1948年——这是后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科书称之为“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进行大决战”的第二年。当时，大

葛阿姨正在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的某纵队卫生队担任护士长。她脚下踏着的这片古老的“三秦”大地，已燃起了浓烈的战火。这片诞生过华夏始祖的富庶土地，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一下子会集了分属两个不同信仰而相互敌视的国、共两支军队共 55 个旅——近 40 万兵马！它在片刻间就面目全非了：碾轧过木轮车辙的土路被弹片犁出了道道深沟；槐树、椿树拢抱着古老村庄的墙壁上，嵌满了弹片；衰老的蒿艾被扫射得狼藉一片；烧焦的树根如同无家可归的乞丐立在村头……看见此景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惊叹：一幅祖先留下的完整的男耕女织图被撕碎了。

其实，被战火浸染的土地何止关中平原。在 32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北的贫瘠土地上，国、共两军摆开了决战的战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此开辟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西北战场。自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于 1947 年 3 月对共产党的红色首都——延安发起重点进攻以来，兵力仅 2.6 万的西北野战军就担负起了与 10 倍于己且装备精良的敌手作战的重任。他们以劣势兵力与敌周旋，一步步改变了与敌人的力量对比，并适时地把战线引向国民党统治的渭河以北地区，实现了由内线防御转向外线进攻的战略转变。此举不仅挫伤了蒋介石从抗日时期就精心保留的嫡系军事集团——胡宗南集团的锐气，并紧紧将它拖住，使其难以抽兵于其他战场，为配合全国各战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 年 4 月 21 日，西北野战军向争取自由、民主的中国大众送来了一个更为振奋人心的礼物：延安收复了！

时局发展之神速，是包括对立的国、共两个政党的拥护者也始料未及的。那时的关中平原上，古朴的村庄和集镇几乎在

一夜之间突然变得庄重起来了。土生土长的庄稼人赶集或串亲戚时步子也迈得格外谨慎了——或许，他们将去走动的女儿婆家所在的村口就站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或许，他们常去卖掉一只猪仔或一筐鸡蛋用以换回旱烟叶子的熟悉的集市在某一个晌午就成了国军或共军的师部、军部，或是战区的领帅机关哩！坐落在关中平原上的那些数千年来不曾改变模样的小村镇，在20世纪40年代后3年里，真正是藏着龙、卧着虎哩！

此刻，在唐玄宗李隆基安息的泰陵金粟山边儿，也插上了一面红色的小旗帜——那里，驻扎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某纵队的卫生队。

那天，纵队卫生队的护士长——陈大蔓正在河边洗绷带，她抬起胳膊擦去溅在脸上的水珠时，就看见河岸上有一群穿着军装却凸着腹部的孕妇，被纵队供给部的同志领进了卫生队的窑洞。

她先是吃了一惊，很快，她就匆匆漂洗净手中的那些绷带，拎起水桶赶回卫生队。走近窑洞的院子时，她听见办移交的同志对卫生队领导说：

“这批女同志是从绥远转过来的，都是首长夫人……她们的男人有些正在内蒙古打傅作义哩。”

大蔓没吭气。她离开围观的人群独自走回自己的窑洞里。在院外，她看见自己手下的几名女护士一个个冲她吐出了长长的舌头。

“天哪！打哪儿冒出来这么多大肚子女人？”女护士们议论着，惊愕压过了羞涩，“就是变戏法儿，也难从一个纵队里一眨眼变出这么多的孕妇来呀！”

大蔓本人也惊呆了！是呀，她从事军队医务工作10年来，从没见过一次集中起来这么多怀孕的女军人！莫说是战争年月，就是和平时期，想要集中起这么多怀孕的女军人，恐怕也不是易事。平日里她跟随纵队打仗、奔袭、救护伤员……她对这支劲旅的熟悉程度不亚于熟悉自己。她认识纵队里的大多数指挥员，了解这支劲旅的创建史和它的装备及战斗力情况，可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支队伍竟能一下子冒出几十名孕妇来。

她的心被一种怪异的情绪侵占了。是的，在她看来，战争是不该与女人们结缘的。因为即使是“女权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从体质上讲，女人是孱弱的。

现在，当大蔓和女护士面对突然冒出的四五十名需要照料、侍弄的孕妇时，此前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姑娘都被弄懵了。

一整天，她们都束手无策。

就在此刻，大蔓被叫到纵队司令部去了。

接到通知的当天，大蔓就踏着被炸弹翻松的土路出发了。当时，统领这支纵队的首脑机关坐落在渭北土塬上的一座平常的宅院里。这支纵队在延安收复前就已经转入外线作战，在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参加了连续向胡宗南发起的“宜川战役”、“黄龙战役”、“西府战役”、“澄合战役”……此刻，他们正遵照西北野战军前委会的部署就地整训。

大蔓眼前呈现的是一个伤痕累累的秋季。渭北土塬往日那一如彩绘般斑斓的土地，此刻被战火抹去了片片金黄、片片雪白和油绿。秋田、棉田、菜园……在枪炮的扫射下只留下孤零零的秸秆儿坚挺着。一切成熟的、尚未成熟的果实，都在收割之前被决战于此的40万人马征作军粮了。征粮过后，紧随而来的便是比人们记忆中的“关中大年馐”更甚的粮价猛涨，连牲

畜吃的料精——豌豆和麸皮的价格也冒涨了一倍多。秋收，将“埋伏”在这里的全部隐秘暴露无遗：战壕纵横，战车隆隆，摆兵布阵的人马远比割下的庄稼垛子更密、更稠……战车和炮火过后，光秃秃的谷茬地里腾地飞起遮云蔽日的灰雀子。惊恐的精灵们飞走时，口中衔着带有浓烈砒硝味儿的谷粒子……充斥于空气中的砒硝气和时刻闪现的铁锈般的爆炸光亮，让人不能不为沉睡于此的秦、汉、隋、唐数十位帝王的陵寝不安起来。大蔓想：“这些先逝的帝王在40万兵马的践踏下，一定受了惊扰吧？”

走在这并不灿烂的秋色里，大蔓无心赏景。因为在她人生的26个春秋中，几乎度过了26个同样被砒硝味儿熏焦了的秋季。

中午时分，她看见了那个在她心目中有着神圣意义的黄土夯成的院子。她爬上一道山梁，郑重地整理了一下军衣，然后就向那个院子走去。

她没有受到哨兵的阻挡。她猜想：这也许是纵队司令员特别安排的吧？她猜不出纵队首长将把怎样的任务交给自己，只攥快几步向一间撩开门帘的窑洞式房屋走去。与此同时，纵队司令员也闻声甩掉手中的钢笔向门外迎出。显然，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英名的人物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她。大蔓被这种特别的迎接方式弄乱了方寸，进门就坐在一条空着的白条板凳上。她定下神来后才注意到，这里正在开纵队党委会议。她想起身退出屋子，可是一双大手按住了她的肩头。

陈大蔓就这样参加了一回她一辈子不曾再有机会参加的高层军事会议。

她压住心跳，不知所措地在那张没经过刨光的白条木凳上

挺坐着，不敢放开耳膜去听那些洪亮的声音，两眼一动不动地打量着她平日十分崇敬、却很少有机会常见到的首长们。司令员走过来，把一只用棉套罩着的茶缸递给她。或许是这只茶缸棉罩的制作者也是一位女性的缘故吧，大蔓一下子就从茶缸棉罩上感受到了它传导出的温情与关怀。她心情松弛下来，听见会议桌旁有人叫到她的名字。

“大蔓同志，当前的战局……”司令员显得很兴奋。这位与敌手交战了几十年的革命者，一兴奋全身就涌现出一种鼓舞人的感染力。他不可摧毁的体魄无论何时都是挺直着的，似乎这套骨骼具有惊人的支撑力，肌肉也有惊人的韧性，以致虽多次负伤、多次坐牢却依然能够站在最前列继续与敌手拼杀。他的牙齿白得出奇也整齐得出奇——这是他身体中最美、最动人之处。在这个纵队里无人不知道这口牙齿的来历。它来自一次极大的灾难：在那次非凡的远征——长征之后，这位革命者的左臂受了重伤。子弹将他左臂的一半皮肉打烂了，神经暴露在外。如果不对溃烂处实施切除手术，这个非凡的生命就无法保住了。处于最危险时期的红军没有麻药，全靠接受手术者的意志力。他在手术中忍住了疼痛，然而，当他重新开口说话时，人们发现他一口结实的牙齿全被咬碎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时，他才有机会去国统区重新安装了一口更美、更动人的牙齿。此后，在他的纵队里，凡是从这口整齐的牙齿间发出的命令，官兵们便没有人打折扣了。大蔓当然也不例外。

她急不可耐地想知道命令的内容。关于“形势”，纵队的“每日战报”讲得十分清楚。自延安保卫战以来的9个月内，西北野战军在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协同作战中以1:10的劣势兵力，歼灭了7.1万名敌人，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拖住胡宗

南”的任务。这支创建于湘赣山坳间、参加过著名的二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后来又奔赴抗日前线、补充进无数“三秦”“三晋”子弟的光荣劲旅，在多年的苦战中已经被黄河、黄土滋养得和浸染得具有浓烈的黄土味儿了。论物质条件，西北野战军明显不如友邻部队。假如几支部队同时执勤、操练，你能从穿戴上一眼辨认出西北野战军的官兵——他们至今仍以西北群众自种、自织、自染的土布做军服，又大多为手工缝制。其纽扣，既有制式的，也有当地老乡以土布绗出的；至于裤子，就更不统一了——在一件黄军衣下，常见一条大折腰裤子。直到1948年，还有人穿当年八路军从涝池污泥中染制出的灰裤子。然而，这并没影响西北野战军将蒋介石逼得不得不亲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匆忙对战局进行重新部署。这可真应了诗圣杜甫的一句诗：“秦兵耐苦战……”

当大蔓询问自己的任务时，司令员那双充满人生经验的眼睛内，却闪出了一丝为难的神情。

“在渭北高原上，将有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展开！大蔓同志，西野前委会部署了‘冬季战役’，以牵制胡宗南，使其抽不出兵力增援中原及华北战场……”司令员说话的声音不高，完全不像一些小说在描绘大人物讲话时喜欢使用的“气吞山河”。这反倒使人们更注意他讲话的内容。

大蔓认真聆听从那排整齐牙齿间发出的每个声音。

“我考虑到，我要交给你的任务，可能是你不愿意承担的。可是，纵队党委刚才讨论过了，一致认为只有把这项任务交给你才放心。别，别那么着急问，也别忙着拒绝，更不要立即发火！”

“让我担任孕妇队长？”大蔓以她26年积累起来的机敏，立

即判断出将落在自己肩上的任务是什么。

当猜测一经被证实，她就再也保持不住刚才坐在白条木凳上的敬畏和沉稳了。这回，她破例没有听从那两排整齐牙齿间发出的指令，未经会议主持者允许便迫不及待地陈述起自己拒绝的理由，而且近乎是“发火”了：

“这主意不错！你们让一个未婚的、抱定独身主义的处女去作孕妇队长？等待她的一定是个像样的队伍！可是我有一点却不明白：肩负决战重任的指挥员们，是怎么在战火中制造了这么多孕妇的？……本事够大呀！不过我想，他们更应该有本事把这批孕妇安全地带出战争……”

与会者愕然了，没有人回答她的诘问。

很久，司令员才向前欠了欠身子。他仍以永不改变的平缓声调说：“是啊，人们很难预料战局的发展。我们的各级指战员在为劳苦大众——当然也是为自身解放——而奋斗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少人必然地成了亲、有了后代。在西北野战军中，指挥员的年龄是普遍偏大的。要是不来参加革命，他们中的一些人恐怕早就是孙儿绕膝了……可是现在，他们的夫人怀孕了，这也是共产党的子孙嘛。何况这批孕妇大多是我们军中优秀的女军人，有些还是高级指挥员。眼下，这些女同志已经无法随大部队行动了。同志呀，你说说该怎么办？别忘了，不久在中国的土地上，将有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要见分晓！战争将是异常激烈、紧张的，我们是不是有责任把这批女同志安全地带出战争？”

“当然有责任。而且更有责任让她们……根本就不界入战争！战争对于女人来说已经够残酷了，可是有人还让她们在战火中怀孕、生儿育女！女人啊——”大蔓的话带有明显挑衅味

道。

这些话，使司令员和在座的纵队首长吃惊！本来司令员就与陈大蔓面对面坐着，可是此刻，他却非常认真地重新看了看她。直到这时他才留意到一个其实早已摆在眼前却未被她相信的事实：他以爱抚的手掌领进部队的“红小鬼”们，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已经由天真的孩童，变成男人或女人了！他几乎还清晰地记得：14年前在川陕根据地的红军礼堂外，他看见一个13岁的川妹子，尾随着那些腰间别手枪、头发剪得短短的女红军不肯离去。那时他确信，这个名叫“蔓儿”的农家女孩当时还并不明白“战争”对她意味着什么。那时她是一位中年篾匠的童养媳妇，是父亲抽大烟抽空了家产把她作为最后一件“财产”变卖的。她原以为，自己一定会死在不断被转卖的路途上，不曾想此时却有一批来自鄂豫皖的红军在大巴山区闹起了“红”。13岁的陈大蔓就随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操练、打仗，从川陕苏区撤退，过水草地，翻夹金山，渡黄河入“河西走廊”，最后兵败祁连山……如今，她已经是一位26岁的青年女性了。

司令员这时注意到，当年的那个川妹子如今腰身已不再纤细，手和脚是粗糙的，皮肤被战火熏得焦黑，嘴唇一说一笑都明确地显现出粗犷与直率的纹路。整个人儿已经从娇柔和忸怩中脱离出来了。总之，她已经被战争铸成了军人的体魄，这样的体形是不会轻易再被艰难困苦压倒的。只是……这身体中似乎也再难轻易燃起热情了。也许没有谁比这位在战争中度过了韶华时代的女军人更懂得战争的含义了，她在让自己比一般女子更显出朴实与大方的同时，也把灵魂深深地遮掩起来了。哦！战争把人生的经验浓缩了。平时人们须用一生去品尝、去体验的东西，在战争中可能在几天或者一次战役就全都体验了。经

历过战争的女人看上去自然要比没参加过战争的女人“沧桑”得多。

“你说得对，这个世界本该为妻子和母亲们创造出美丽的生活。她们为人类付出的，说明她们有权利拥有这些。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却存在着不公平……我们的妻子和母亲们躲避不掉。于是，在现代中国就出现了劳动妇女大规模走入战争的现象。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现象，中国妇女参战人数之多、参战规模之大都令世人惊叹……”司令员说。

“令人惊叹的不只是这些。中国妇女在战争中还独当一面、披坚执锐，特别是……当身陷绝境时还能顶替男人杀出一条血路！”陈大蔓平静地说。司令员明白，她所指的是西路军妇女团的那段震惊中外的历程。

司令员说：“那的确是举世罕见的。正是特殊的中国现代史，把举世公认为最‘守妇道’的中国妇女，推向战争的……”

“她们是为儿女讨要和平，”大蔓急切地说，“她们本该得到更多的保护……不对吗？”她看着司令员，看着在座的纵队首长们问。

“当然对。”司令员和政委同时回答她。然而，司令员很快就觉察出大蔓所说的“保护”二字另有含义。是啊，作为一名资历几乎与中国革命斗争史一样长的红军战将，他当然了解中国妇女在革命斗争中经历的那些艰难困苦，仅西路军妇女团的覆没和“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女战士的惨遭摧残，就足以让军中每一位将士刻骨铭心！每当回忆起这两个事件时，这位威震敌胆的战将既悲愤难平，又有一种对死难及饱受摧残的女军人的负疚之感。刚才他与大蔓对话时，就倏然想起红军时期由总政治部发布的一则关于军人婚恋的“约法三章”。他至今还清晰